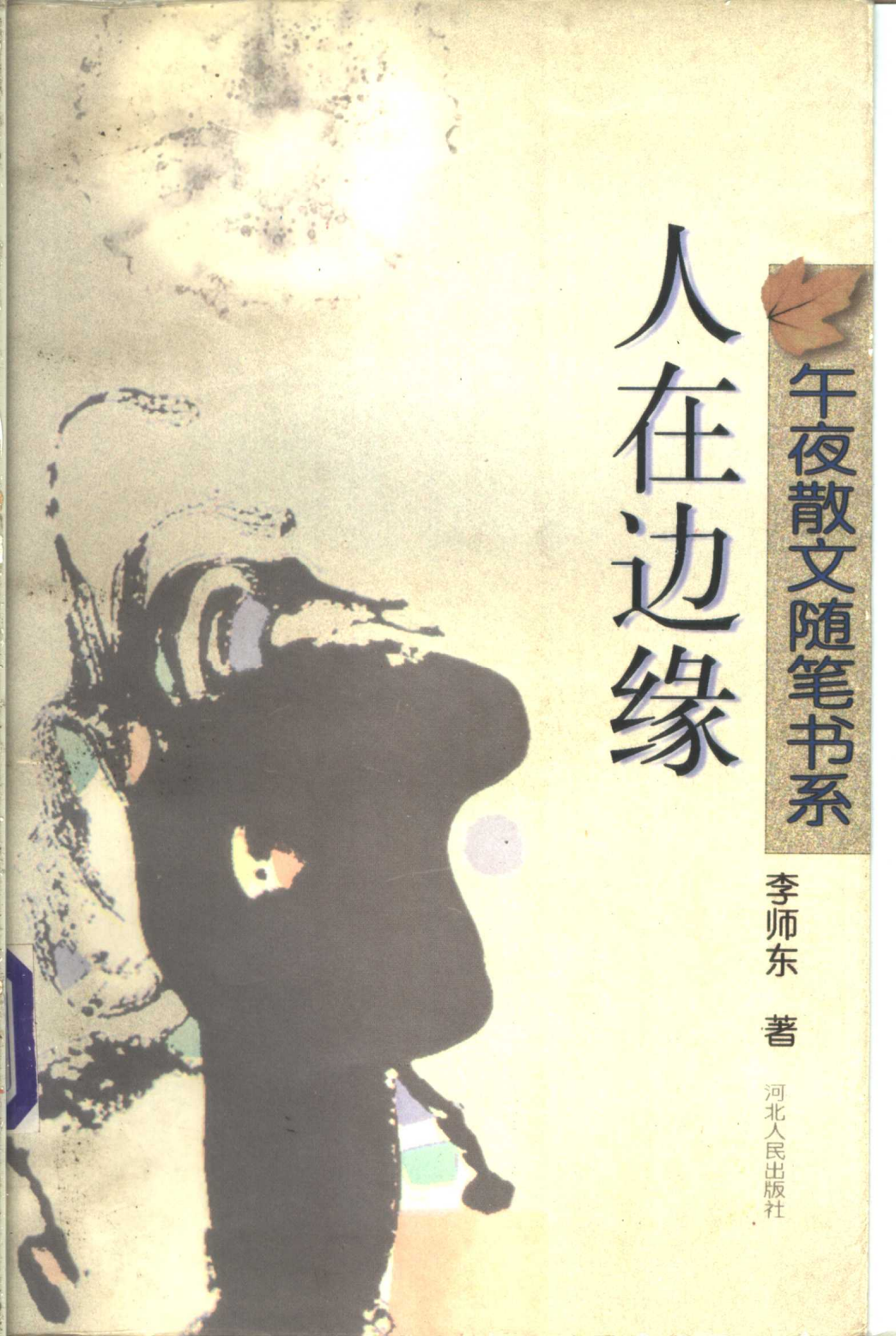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人在边缘

李师东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人在边缘

李师东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人在边缘

李师东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128,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0.80元

ISBN7-202-02083-1/I·466

总 序

汪曾祺

中国散文，浩如烟海。

先秦诸子，都能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从容潇洒。孟子滔滔不绝。庄子汪洋恣肆。都足为后人取法。

中国自来文史不分。史书也都是文学。司马迁叙事写人，清楚生动。他的作品是孤愤之书，有感而发，为了得到同情，故写得朴朴实实。六朝重人物品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史记》、《世说新语》影响深远，唐宋人大都不能出其樊篱。姚鼐推崇归有光，归文实本《史记》。

中国游记能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郦道元《水经注》写三峡，将一大境界纳为数语，真是大手笔。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之动态写水之清幽，此法为

后之写游记者所沿用，例不胜举。

韩愈文章，誉毁不一，我也不喜欢他的文章所讲的道理，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特点：注重文学的耳感，即音乐性。“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读来朗朗上口。“上口”是中国散文的一个特点。过去学文章都要打起调子来半吟半唱，这样才能将声音深入记忆，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40年代。自4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偶有散文，大都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冲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

“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

文章的雅俗文白一向颇有争议。有人以为越白越好，越俗越好。张奚若先生在当文化部长时曾讲过推广普通话问题，说“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话犹如此，文章就得经过加工，“散文”总是散文，不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散文，那样就像莫里哀戏中的人物一样，“说了一辈子散文”了。宋人提出以俗为雅。近年有人提出大雅若

俗。这主要都是说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当代散文是当代人写，写给当代人看的，口语不妨稍多，但是过多的使用口语，甚至大量地掺入市井语言，就会显得油嘴滑舌，如北京人所说的：“贫”。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

我和这套文丛的作者都不熟，据闻大都是中青年文艺理论家，他们的文章较有深度，有文化气息。他们是可能成为当代散文的中坚的，希望他们既能继承中国散文的悠久传统，并能接受外国散文的影响，占一代风流，掬百年余韵，是为序。

目 录

第一辑 走过从前	1
怀人	3
看电影	6
我在神农架是个过客	9
美妙雨夜	13
湘西行色	16
武陵道上	18
江心沙洲	31
容易忘记	35
买书小记	38
编辑与书	40

第二辑 文坛走笔	43
谁是作家	45
怀念成名作	48
新潮是一个幌子	51
深沉与平庸	54
哪里去读好小说	58
以文学的方式存在	60
写作与实力	62
余华苏童这茬人	65
群星闪耀	68
阅读中的期待	74
批评者·感受器·局外人	77
被动：亟待改造的心态	80
一个新的文学层面	83
“新写实”的流行	90
时代生活和文学新生面	95
杂耍的艺术	99
所谓“抄袭”	102
第三辑 古诗随感	105
漫说中国诗	107
贬谪者的心思	110
面对人群	114

诗人与圣贤	117
饮者与诗	122
把诗留住	125
 第四辑 书与人	 129
倾听一代人的声音	131
书眼	135
毛泽东永远年轻	139
伟大的人格应当是完整的	141
“家书抵万金”	143
张中和他的诗	145
寻找时间的意义	148
“四大奇书”的新说法	151
轰动与阅读	155
废掉了的文人心态	162
诗意的辉煌与沉思	168
畅销书中的非文学现象	171
漂泊中的守望	183
说说刘醒龙	190
刘醒龙的启示	193
一个人和一块土地	198
 后 记	 207

第一辑

走过从前

怀 人

突然之间，想起一些人来。这些人好久没有联系了，他们在的地方，大致还清楚；但他们在忙些什么，不甚了了；他们是不是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情，更是茫然。

尤其是在中秋。中秋是个特别的日子。中国的每一个节日，总让人有些特定的感触。这感触，日积月累，就仿佛成了一个情结，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它会弥漫开来，不由自主地拥有你，让你重温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心情。

今晚无月。着意看过一眼，灰朦朦一片，就像是白昼的天空里多了些浑浊。想象里月出的时候，应该有一片朗照。这晶莹之时，也该让人生出一些透彻的瞻望。然而这里没有，一切如锁雾中。

该怀想起谁呢？这世界上朝朝夕夕的，人来人往不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过来很多人，又走过去了很多人。我和我所怀的人都走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看见他们像我起初那样懵懵懂懂出生了，不久又满怀着生的忧虑，

一步一步地行行走走，回首频频；我看着他们和我一样老了，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有可能一起回忆起我们曾经有过的时光。等到我们真想起什么时，这一切又已经离我们远去。这样说似乎有些悲观。但今天里中秋月的主题，又不可能让人忽略掉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永恒的内容。

想不起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都显得笼统而又含混。这似乎是因为日子的单调。但又为什么又想到怀人呢？有谁需要你来怀念呢？

傍晚时分，接到一位朋友从远处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满是问候，就好像他自己大概不需要问候似的。这让人意识到今天这个日子的特别。如果不是这样，这么一个日子就不成其为日子了。时间的存在和它的意义，原来只在于有人的提醒。

人大概就是这么走过来又走过去的。亏得有人记住我们共同有过的一些日子。于是，过去的时光就变得异常珍贵起来，让我们若有其事地低头沉思。一个人忘记一切倒不可怕，就怕忘记自己的过去。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又经历了如何的坎坷，这些只有自己知道。平常时候谁也不会留意你的什么，你也不大容易想起。等到你想起的时候，并没有人能注意到它们。人都属于自己的环境，环境不可能重复，人生也不可能再现。生命的意义大概就只能从这有限的区域去寻找去界定。这大约也就是人的可悲和无奈之处。

对于个人来说，过去就是一双眼神。这眼神足以感动你的一生。人在变，容颜在老。但是不管你走到哪里，这双眼神就一直跟随着你，就像你的影子。它时而就在

你的背后，时而又在你的面前。如果一切离你远去的话，只有它唯一对你诚实。它就这样和你相依为命、若即若离。人终其一生，最多只能和它打个平手，而且不可能有人去裁定。所谓盖棺论定，也只能是为活着的人找一个说法罢了。古往今来，没人肯信。我也不信。

只有一轮明月，从古至今。它承载着我们有过的喜悦，也隐忍着我们的不平。它目睹着我们的得失、荣辱，它就是这样晶莹剔透地面对着我们，平静地看待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枯一荣。而我们人的最初和最后的目光里，却满含着对它的一腔深情。

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人们也看这月光时，但愿不会重复我们此刻的心情。

看电影

在一个封闭的日子里，如果有电影可看，哪怕是有电影可看的传闻，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而且这种兴奋在消息传出的同时也就传播开了，一连几天里人们都在谈论着它，盼望着它。少年时期的我曾经被电影、也被这种情绪所深深地激动着。

那时候一个村子要放一场电影，大约要等上三两个月乃至半年之久。这种期待是一件让人难耐的事儿。好在一个村子总是被无数个村子围绕着。一部片子下来总要在不同的村子里流传些时日。于是，从自己的村子出发，步行几里，甚至十几里去看一场电影，就成了我们这些少年的一大乐趣。暮霭中，我们开始熟悉了以前我们并不熟悉的周边环境，知道了一条路通往这个村子之后还会通过哪几个村子。有时候因为传闻的不确切，奔波了半天，跑到要去的地方，那里并没有电影。于是就窜到另外的村子。直到一群少年累了，乏了，这才想到

要返回家去。那时候，人们对路过自己村落的陌生人都带有一种敌意，以为外来的人分享了自己的好处，就往往要仗着地利向外村人挑衅。结果是一场电影未了，一场恶斗正酣。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奔波和惊恐中伸张着对周围世界的感触。

临到我们的村子放映影片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事情了。傍晚前，村里的几位壮劳力来到一个空场地。这场地一直在作为放映电影的场所。场地上有两个相距三米的小坑，坑里积了些水土。壮年人重新竖起两根木柱。这时偶尔有少年经过，有关电影的消息就传开了。马上就有一群大小的人拥到这里。这里面自然也有我。大家围着正在忙碌的大人，怯生生地想打听清楚晚上放映的片名，但又似乎不敢。恰巧有一位年长者走过来，从大人们交谈的缝隙里少年们得到了准确的消息，就一阵兴奋，就想插上去几句话，“去去去，一边去。”大人们的白眼里，当然是带着笑意，看来大人们也很兴奋。这时候少年们才一轰而散。这天的晚饭自然吃得要比平时早，大人和孩子都被一种热情鼓舞着。天还没黑下来，空场地上就聚集起了孩子们。渐渐地，大人们也插了进来，更多的大人则排在一大群孩子的后面，他们有他们的话题。大人们的圈子里不时传来阵阵哄笑声，孩子们的天地则永远是闹闹哄哄的，搞不清楚他们在干些什么，间或还传出哭声，这时候就有大人走过去，哭声没有了，叽叽喳喳的场面复出。

天将黑未黑的时候，电影开始了。人群的嘈杂声就慢慢地低伏了下去，像是理亏了似的。身边的事有的是

谈论的时候，但外面的世界却是一去不复返的，所以大家都目不转睛。少年们就更专注了，他们要记住银幕上某一句有意味的台词，某一个有号召力的动作手势，这些在他们第二天的言行中要派上用场。半个小时后，放映灯亮了，大家知道是要换胶片了，于是嘈杂声就又一次响起。偶尔放映机出了故障，就有看得过于投入或爱哗众取宠的人大声责备放映员。放映员倒是见骂不怕见怪不怪的，专心地把片子倒回来，接上，再继续放下去。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一场下来总有个三五次，但埋怨归埋怨，却没有人走开，大家都很有耐心，直到看出一个圆满的结局来。这结局自然是中国战胜了美国或者是打败了蒋介石，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没有人不相信。

至于我们在十几年前看了哪些片子，这不说大家也知道。有些片子恐怕再很少有人去看，或者想去看了，但它们曾经是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从前的世界，看到了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我们接受过它们的启蒙和洗礼，它们充实过我们，它们给我们贫乏的生活带来过色彩，带来过快乐，它是一个真切而复杂的记忆，我们忘不了它们，尽管我们并不怎么想重温它们。

后来，我们这些童年的伙伴，不少离开了村子，走进了外面的世界，村子也肯定随着社会的变化，拥入了更多的新鲜的东西。只是，可能没有多少人能想到那个叫做东湾的村子的那块空场地了，也不知道它是否还在。只是在今天，当我们无动于衷地拿着票走进电影院时，才发现，从此我们再没有了从前的那种心情。